

## “奥列格之死”所折射的人文精神

王英丽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大庆师范学院, 大庆 163712)

**提 要:**《往年纪事》记录了发生在俄罗斯大地的重要历史事件,同时也穿插了一些民间传说。这部编年史是古罗斯人民精神价值的总和,是那个时期人民的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语义,关于奥列格之死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透过这则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古罗斯的人文精神特征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从而更深层地发掘隐含在故事背后的意旨。

**关键词:**《往年纪事》;奥列格之死;命运;笑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往年纪事》是由基辅彼切尔(洞窟)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 1113 年编纂修订的。基辅洞窟修道院是俄罗斯启蒙中心,正是在这里形成了俄罗斯传记思想。涅斯托尔博学多闻,通晓罗斯、拜占廷、保加利亚等语言文字。《往年纪事》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对历史事件的描绘如临其境,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运用语言技巧高超,这部编年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作。(于沛,戴桂菊,李锐 2008: 13)

以基辅为中心的早期封建国家罗斯的建立,为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基督教传入后,加强了罗斯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拜占廷的联系。但是,俄罗斯这部编年史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拜占庭的年代记,而是重在描写历史事件。这些按时间先后记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基于罗斯的本民族历史而创作,具有独特性。如果说在拜占庭的编年史中只是阐述了某个执政皇帝的事迹,那么古罗斯编年史则记录了发生在每一具体年代的历史事件。(И. В. Ерофеева 2011: 7) 编年史中有一则关于奥列格的故事值得我们思考。

奥列格为政于基辅,与周边各族相安无事。一年秋天,奥列格忽然想起自己的坐骑。他早已经决定不再骑它,只交人细心喂养。因为奥列格曾询问魔法师和巫师:“我将死于何物?”巫师回答:“王公,您将死于您心爱之坐骑!”奥列格牢记在心,吩咐马卒:“我再也不骑这马,再也不想见它。”他命人将战马细心喂养,再不要牵到他面前。这样过去许多年,奥列格带兵攻打希腊人,从希腊回基辅后又过了四年,在第五个年头奥列格猛然想起魔法师关于他将死于此马的预言。他把马夫长叫来,问道:“我让你们喂养的战马呢?”马夫长回答说:“死了”。奥列格大笑,指责那个巫师:“这些魔法师纯粹胡说,我的马死了,而我还健在。”他命人备马,说:“我要去看一看那战马的尸骨。”奥列格来到那里,见到马的骨架和颅骨,于是下马,笑着说:“难道我会死于这颅骨不成?”他用脚踢一下颅骨,忽然从里面蹿出一条蛇来,咬了他的脚,奥列格因此而死。全国为他哭泣哀悼,将他葬在契克峰上,坟墓至今还保存着。(王松亭 1994: P23)

奥列格所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势力强大，周围一些小公国屈服于它的威势，都向基辅罗斯公国称臣纳贡，基辅成为新国家的首都。奥列格大公在职期间，一面以武力向外大肆扩张，一面以暴政对本国人民横征暴敛。（钱浩 2004：129）奥列格征服了基辅及其附近的地区，一方面，他建立了功勋，但另一方面，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灾难，包括他的本国人民。那么，在这则故事中，是否存在着修士涅斯托尔及其人民对奥列格的辩证的“歌功颂德”呢？

## 2 西方文化对“命运”的理解

毕达哥拉斯指出：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个英雄命运的悲剧，似乎可以看出深刻的基督教“原罪”思想。希腊人虽然讲述了由于罪的必然性（命运）而导致的悲剧，但是他们却没有像基督徒那样产生出深沉而痛苦的罪孽意识。俄狄浦斯在行为动机方面是纯洁无暇的，他的行为效果却罪不可赦。他以他的自由实现了他的宿命。这种通过自由意志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这种由当事者或剧中主人公本人用自己的手来为自己掘墓——而且是以自由的方式——的结局，就是希腊悲剧的最富有魅力的特点；而这种被自由所遮蔽着的不可逃遁性本身，就是“命运”。（赵林 2005：32）

希腊人对于神谕是非常迷信的，在热衷于求神问卜方面，古代希腊人与殷商时期事无巨细均需先卜而后行的中国人完全相同。对于一般希腊人而言，神谕构成了他们所理解的命运的根源，在这里，似乎神灵的意愿决定着凡人的命运。这种神谕只是感性层面上的命运，它通常是通过德尔斐神庙里的女祭司来传达的。与感性意义上的神谕相比，命运的另一层含义则要更加诡异神奇得多，这就是连诸神也难以抗拒的，潜藏在神谕背后的命运。希腊悲剧通常只是将注意力放在英雄们的命运上，这种命运说到底是由神的诅咒或神谕决定的。神话中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在希腊哲学中才以不同于神话表象语言的另一种语言——概念的语言——得以明确的表述，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苏格拉底的“灵异”和柏拉图的“理念”。（赵林 2005：34—35）

早在9世纪，拜占廷文化以基督教为先导，缓慢地向罗斯渗透。不过，拜占廷文化大规模向俄罗斯传播是在罗斯接受基督教后。（毛晨岚 2010：70）涅斯托尔生活在这种“文明杂交”的文化背景下，他通晓俄罗斯的多神教，更有对基督教的执著与热情。他努力实现着对蛮族的文明教化。尝试着神秘主义信仰的理性化。在《奥列格之死》这则故事中，涅斯托尔只起到叙述人的作用，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但通过传说的内容我们却能看到当时人们的思维与世界观。故事有自己的隐喻与象征，其思想集中于解答生死的奥秘、命运纯属“玄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居于科学的外际。故事的功能与目的即促使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同宇宙相互依存于统一的体系中。（叶·莫·梅列金斯基 1990：187）

## 3 命运与马的联系

预言主人公将会死于他所养的动物或他的物品，这是很多民间文学和传说都有的情节。在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马头具有神奇的意义，可以给人带来幸福。马在印欧神话中具有诸神的典型特征，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许多祭神仪式都使用马并且吃掉它的肉。马也同死亡相联系，它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向导。在俄罗斯童话中，在巫婆的房子旁竖着的杆子上就有马的头骨。（Ф. Е. Соловьёва 2010：21）

但是，马头注定成为主人公命运中的克星，类似于奥列格之死这样的传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古代凯尔特民间英雄故事也可以找到。如海盗 Орвар Одд 就是在自己的马的坟上被刺伤的。还在青少年时期，Одд 满 12 岁时，他就听到了预言家关于他的预言：他的寿命比别人长，无论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都能建功立业，他的荣誉遍布全国，但他却注定要在他的故乡因为现在马厩中的那匹马 Факси 而死。听到这个预言时，他正在朋友家做客，第二天，Одд 牵出这四名叫 Факси 的马，把它杀死并深深地埋在地下。之后他就离开了家乡。

(Ф. Е. Соловьёва 2010: 21) 很快各个国家都谈论着他的丰功伟绩, 包括北方。在多次胜利地讨伐外族之后, Олд 和国王的女儿 Силькисиф 成婚了, 并成为了那些野蛮人(匈奴人)的统治者。多年以后, 他去挪威探听谁是家乡那片岛屿 Рафнист 的统治者。在返回的途中, Олд 在荒漠上走着, 给同行讲述着他是如何逃过预言中的悲剧命运的。Олд 沿着沙土斜坡往下走, 发生了一件不可预见的事: 他的脚触及到了从沙子里露出来的马的头骨, 从那里爬出一条蛇咬住了他的脚。他料到很快将不久于人世, 就吩咐给他在河岸的悬崖上造了陵墓。直到死亡来临前, 他都在唱着他的生命与所建立的业绩之歌。(Ф. Е. Соловьёва 2010: 21)

在这则斯堪的纳维亚的故事中, 马头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体现了 Олд 因为轻视预言而被惩罚的思想。因此, 《往年纪事》的相关故事很可能表现了当地人民对 Олег——这个征服者、侵略者的敌视态度。于是古斯拉夫人的术士, 作为当地社会的代表来对抗大公, 就预言了奥列格的死。两个类似的传说基于不同的地域观念, 彼此独立。

“奥列格之死”的故事在之后的文学中也有所描述, 如 А. С. Пушкина 的《先知奥列格之歌》(Песнь о вещем Олеге) 和 В. С. Высоцкого 的《先知奥列格之歌》, К. Ф. Рыльева 的《先知奥列格与思想》(Олег Вещий. Думы)。在绘画领域, В. Васнецов 的绘画集中也有这样的主题。(Ф. Е. Соловьёва 2010: 22) 他 1899 年的画《先知奥列格和马的告别》、《奥列格在马的尸骨旁》成为古俄罗斯的经典。

在中国也有类似关于马与主人的故事。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宝马的卢的故事。早有先知告诉刘备的卢会妨主人, 带来死亡。可刘备不听, 与的卢形影不离。一次, 庞统借用此马作战, 因敌方以为骑这样的好马的人应是刘备, 隧杀了庞统。的卢妨主人的预言应验了, 只不过庞统替刘备而死了。

奥列格英勇善战, 当看到自己的马已经不在人世, 而他还在时, 以为可以挣脱命运的束缚, 可是不幸就在他兴奋至极的那一瞬发生了, 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掉自己心爱的坐骑给他带来的毁灭。普罗普指出: 民间传说中, 死神降临是因为被化身为动物的死者偷走了灵魂。蛇妖就是这种动物之一。(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2006: 323) 而在这个故事里, 虽然马没有直接参与杀害奥列格的行动, 但蛇就隐藏在马的头骨里, 如果没有这个隐藏的地方, 当然也就没有奥列格的死了, 所以这里死神降临是离不开马的。战无不胜的王公奥列格死于自己的心爱坐骑, 故事也富有了意味。

传奇故事中的相应模式则是主人公历经无数的冒险与战斗, 而且一直常胜不衰。例如, 马洛的帖木儿大帝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似乎都是毫无例外的成功。但是, 死亡亦是一种失败, 有种力量使所有的故事主人公最终成为悲剧英雄, 而在对这种力量的颂扬当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辩证法。通常, 主人公似乎一直试图通过身体的力量去为自己完成某种解放。主人公的坚不可摧往往象征着这种解放, 如阿基里斯、力士参孙、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以及壮士葛瑞特等的故事。但总有一天, 盔甲上的缝隙会骤然开裂, 主人公也因此灰飞烟灭。(诺斯洛普·弗莱 2010: 71—72) 希腊悲剧是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悲剧, 它不是把悲剧看做人的自由意志(恶)的结果、看做某种人为的插曲或某种终极性的宿命、理解为人的自为存在(自由意志)与自在存在(命运)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永恒冲突。(赵林 2005: P33) 涅斯托尔受到希腊戏剧的影响, 同样表现了主人公不可抗争的命运, 但作者是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群体性意识出发来描写奥列格的。奥列格骁勇善战, 为祖国立下赫赫战功, 但另一方面, 他对自己的人民十分残暴, 所以他的死也是民心所向。

#### 4 对奥列格之笑的解读

奥列格对命运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他的两次笑中就能明白。涅斯托尔描写奥列格听到自己的马已经死了时大笑, 而后见到马的尸骨与颅骨后又一次笑了。对他笑这一细节描

写有作者的用意。奥列格用笑否定了命运。他的笑是傲慢的笑，是魔鬼式的笑。基督从来没笑过。基督教的谦卑精神与其追求超越紧密相关。一般而论，宗教人生大都强调神圣与超越，基督教亦不例外。（卓新平 2004：92）傲慢的人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想象自己乃完全把握本身存在和命运的主宰。人在权力上的僭越和自傲使人忘掉自己的有限性、受造性、依赖性、不完善性和相对性，结果自满自足、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为所欲为，表现出强烈的求权意识。（卓新平 2004：95）

#### 4.1 笑的美学释义

笑，一定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它包含人类的智慧、理智、道德和情感。（蓝凡 1992：619）所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作家对笑有不同的释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格尔发现，根据经典的戏剧理论，喜剧中的笑与作为人们正常感情中的笑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人们笑最枯燥无聊的事物，往往也笑最重要最有深刻意义的事物，如果其中露出与人们的习惯和常识相矛盾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方面，笑就是一种自矜聪明的表现，此外也还有一种笑是表现讥嘲、鄙夷、绝望等等的。（黑格尔 1981：291）

柏格森在进一步对笑这个题目进行哲学性的探讨时指出，笑的对象应是独特的，不引人怜悯的；笑是不动感情的，在喜剧的情境中，人物的语言，或人物本身，总有某种看来是可笑的机械作用。（柏格森 2005：3）柏格森把生命的东西违反一定的规范，看作可笑的东西的起因。柏格森还认为，对有理智的思考者来说，这个世界是喜剧；而对于动感情的感觉者说来，这个世界是悲剧。

尼采综合考察了笑在文学、艺术、政治、社会、心理等不同领域的情况，从艺术形而上学的高度指出，笑和人类存在须臾不可分离。不过，尼采在某些场合又说，笑不是简单的肯定，不只是权力意志的简单呈现而已。笑时常包含着否定的意味，“笑意味着幸灾乐祸”。（尼采 2000：184）但这种否定不同于悲观主义的生命虚无论，也不同于基督教学说出于永生的期盼而扼杀现世的生命存在，它是一种生命的大智慧。它是渗透了生命与存在的底色之后，以无畏来对抗绝望的一种潇洒。

马的死没有引起奥列格的怜悯，否则他不会笑。笑自觉地反映出他的精神压抑，因为笑是肉体快乐最直接、最本真的反应。奥列格的笑体现了他的情感话语系统，那就是对宇宙正常秩序的颠覆。

#### 4.2 笑的宗教释义

多数时候笑应是一种愉悦的表示，但笑的含义并不是这么简单，笑几乎可以表达人类所有的感情。那么宗教意义上的笑与通常的笑有什么不同呢？《搞笑——幽默文化史》一书从东西方神话故事、宗教文化中获取形形色色的笑，由古至今对宗教的笑作了完整的论述。神性的笑几乎不可能是一种友善的笑，古埃及流传下来的文本很少有笑，有也是一种嘲弄之笑。到了古希腊，笑是滑稽的，具有悲剧性质。古罗马出现了评判的笑，发笑者站在旁观的立场上，取笑那些仍然留在神性世界里的诸神。当基督教开始在人类历史上蒸蒸日上时，其中的一条清规戒律是禁止僧侣逗笑，因为“笑是灵魂毁灭的开端”，理想的完人从来不笑。人们提出疑问，耶稣在尘世生活是否也曾笑过。耶稣是人类的伟大楷模，他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模仿。如果在他的人生中，他从未笑过一回，那么笑就变得跟人类无关，至少跟基督徒无关，而笑就成了精神的笑。进入中世纪后，随着身体的解放，笑又开始被重新认识，得到了空前的释放（简·布雷默 2001：59）。

宗教和笑是两种不同的人类现象：宗教涉及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图景，而笑则是一种身体的反应，宗教严肃地致力于终极关怀的问题，而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不严肃的。换句话说，宗教和笑不可能很好地共存。因此，虔信的基督徒应当严肃，严肃得像正在被用铁刷子

梳毛时的驴子一样。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笑过。基督徒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掉在神为他们烧开的油锅里而被神永远取笑，他哪能笑得出来呢？教士只被允许窃笑那些被他们劫掠的人。（霍尔巴赫 1990：8）但是尽管这样，笑与宗教还是联结在了一起，很少有一种宗教是不包含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笑的，不管它是在神话故事、宗教仪式中，还是在神学论文中。在许多宗教中，都有发笑的神灵、通灵的巫师、圣洁的愚人、狂欢的节日、喜剧和滑稽小丑的表演。

众所周知，东正教认为笑和愉快是魔鬼。而俄罗斯的东正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会之一。因此，古罗斯不允许人们笑和高兴，凡是破坏这种规矩的人就会得到惩罚。但人们不可能不笑、不高兴，他们在祈祷、赞美诗和寺院的仪式中，有很多滑稽的模仿作品，除了种类繁多、数量可观的滑稽诗外，还有开玩笑、人们戏弄的行为、风格独特的傻头傻脑的演出。

西欧很早就开始克制笑，使笑适应社会制度。但天主教会又允许按日历所规定的日子进行狂欢。从民族角度来理解笑，俄罗斯东正教精神比西方更加不接受笑，它把笑看成是罪恶，对笑的控制更加严格。俄罗斯东正教反映了俄罗斯性格的禁欲特点，俄罗斯人认为笑就是一种罪过，他们对笑的态度即为传统的“禁欲”思想。

实际上，俄罗斯人感到可笑的事物很多，但常常抑制着笑。这不仅仅是来自社会意识，即使是笑着的人，也会把手放在心上，去控制自己。不仅如此，任何被允许的笑，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也都是不被信服的。但古罗斯的快乐观是一套完整而健全的理论。如一个人表演的戏，从表面上来看确实很可笑，如果人们嘲笑这个演员，那么就是一种罪过。因为这些笑的人并不理解该怪诞所隐含的拯救之意义。

显然，奥列格的笑是对神谕的嘲讽，当他的笑声横扫神圣的宇宙时，一刹那间，神圣秩序就被揭露为一种随心所欲的建构。俄罗斯人无法接受奥列格的笑，他的笑如同魔鬼一般，这笑声向人类、向神灵宣战，它向我们示意，发笑的人才是万物的统治者，是太一，是本体。“上帝的鞭子”最终摧毁了不可一世的人。神谕应验了，傲慢的人闭上了笑着的嘴，横尸于自己昔日的爱马尸骨旁，曾经驰骋于沙场的英雄静静的躺着，不再对任何人有威胁。

## 5 结束语

“奥列格之死”故事篇幅虽小，但其中却有滋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整部编年史渗透着作者的爱国情感和期待着俄罗斯各部落统一的思想。他把整个俄罗斯的利益看作高于局部区域利益。歌颂着那些努力把罗斯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的人，深刻地赞扬了为罗斯大地发生的内讧和外敌入侵而感到痛苦的人们。（С.М. Флоринский 1966：16）作者不会像尼采一样赞颂查拉图斯特拉的权力意志哲学，而更重视俄罗斯的普世思想。俄罗斯希望统一，但从修道士涅斯托尔及其俄罗斯人民的思想出发，这种统一绝不是靠武力解决的，因为连年的征战带给人民的只是痛苦。他们希望用“爱”的力量连接起人们，并抚慰人们痛苦的心。可见霍米亚科夫关于聚合性的思想对于社会学说是影响的。这就是俄罗斯的共同性原则、对集体生活的热爱、合作的原则、爱与自由的统一，无需任何外部的保障。这种思想纯粹是俄罗斯式的。

## 参考文献

- [1]Ерофеева И. В. Значение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дисциплин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цикла[J]. 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2011, № 3.
- [2]Соловьёва Ф. Е.. Изучение летописного отрывка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 вспомнил Олег коня своего...» в VII классе[J]. 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2010 ( 3 ).
- [3]Флоринский С.М.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 Москва :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66.

- [4]柏格森. 笑(徐继曾译)[M]. 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 [5]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6]黑格尔:美学第(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霍尔巴赫. 旷世名典(刘峰译)[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
- [8]简·布雷默,赫尔塔·茹登伯格. 搞笑——幽默文化史(北塔等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9]蓝凡. 中国戏剧比较论稿[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 [10]毛晨岚. 解读俄罗斯文化中拜占廷的影响[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10(1).
- [11]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魏庆征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12]尼采. 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 [13]诺斯洛普·弗莱. 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孟祥春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4]弗·雅·普罗普.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5]钱浩. 世界通史[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16]王松亭译. 古史纪年[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1994.
- [17]于沛,戴桂菊,李锐. 斯拉夫文明[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18]赵林. 西方宗教文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 [19]卓新平. 神圣与世俗之间[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Humanity Spirit Reflected in “Death of Oleg”

WANG Ying-l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150080; Daqing Normal College, Daqing, China 163712)

**Abstract:** *The Story of Previous Times* recorded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that happened in the land of Russia, interspersed with some folklore. Among the stories, one about the death of Oleg is thought-provoking. Based on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chronicle not only sums up the spirit value of ancient Russian people but also embodies the thought and culture of people of that period, with the stories having their own historical meaning. Through this story we can get so much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Russian people as well a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 at that time, and explore the deeper implicit intentions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Nestor.

**Key words:** *The Story of Previous Times*; Death of Oleg; fate; laugh

**作者简介:**王英丽(1977—),女,齐齐哈尔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在读博士,大庆师范学院俄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11-12-20

**[责任编辑:刘 锐]**